

刘邦立 著

我是“四不像”

YIWEI BEIDAI BIYESHANG DE GUSHI
一位北大毕业生的故事



海天出版社

我是“四不像”

——一位北大毕业生的故事

刘邦立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四不像”:一个北大毕业生的故事/刘邦立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654-059-8

I. 平… II. 刘…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015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薛亮 封面设计: 李萌

责任技编: 陈炯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5 千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2000/1/18

序

郁龙余

自从郁秀的《花季·雨季》问世以来，请我作序、撰跋、写书评的，越来越多。我是个好说话的人，但作序等见诸文字的事，不得不慎重。我坚持一条原则：有感则发，不然就婉辞，决不能写些不痛不痒，连自己都不能感动的话去敷衍作者和读者。当然，我更不敢多事，主动去揽活儿。但是，为邦立的这本书写序，却是我自告奋勇揽来的。

上星期，我突然接到邦立从成都打来的长途，说他写了一本书，想寄给我，听听我的意见。昨天早上，我收到了他特快专递寄来的书稿，书名叫《我是“四不像”》，大约有30万字。我翻阅了一遍，便萌生了写序的念头。晚上，邦立给我来电话，我就说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邦立说：“我寄稿子给你，就有这个意思，只是想先听听你的修改意见，写序的事还没顾得上说。”

邦立是我北大同一个系的同学。因为不同届，所以在校时并无太多接触。十年前，他在香港工作，我们几位校友设法将他妻子借聘

到深大任教。于是，他和我及我的全家熟了起来。

邦立，直率、爽快、干练，言语风趣、幽默，为人古道热肠，好动感情。接触一多，我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郁英、郁秀对他好感起来，继而渐渐发展到几近崇拜的地步。处于社会转型期，大人和小孩之间出现现代沟，已成普遍现象。我的女儿和很多孩子一样，见到父母的同事、同学、朋友唯恐避之不及，让她们叫一声“叔叔”、“阿姨”，就像要割她们舌头似的。邦立实在了不起，他在我的两个女儿面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记得两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他，就没大没小，问这问那。她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与他的姐姐也是双胞胎：“你姐姐比你大几分钟？”“她长得像不像你？”“你是叫她姐还是名字？”邦立每回答一句，姐妹俩就一阵乐，前俯后仰笑出了眼泪。邦立见这一对小姐妹如此天真顽皮，就有心寓教于乐，与她们越谈越投入。慢慢地，在两个孩子心目中邦立的形象越来越好，认为他是一位见识广、性情好、有深度而又童心未泯的长辈。现在她们都长大了，又都留学在外，但还都关心着他的消息。这实在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很感动。

去年5月4日，是北大百年校庆。我在东方学系见到了邦立。由于人多，未能长谈，他只是告诉说生了一场病，现在好了。说得那样轻松、毫不在乎的样子。读了他的书稿，才知道他得的是那样一种可怕的病。他拖着术后不久的身体参加母校百年庆典，带给母校和校友的依然是笑语和欢声，没有丝毫悲伤情绪。

邦立在病中写成的这本书，是对自己毕业三十年来的人生小结。你想知道“黑五类子女”在“文革”中的遭遇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吗？你想知道北大高材生毕业后的坎坷经历吗？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典型，深刻，发人深省。他说：“我这三十年的轨迹是：打入底层——久困深山——设法进城——东撞西碰——一事无成。”这“一事无成”虽有自谦成分，但却又是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1993年起，邦立干了多年的信贷经理。从此，就一直被烦恼纠缠着：“拿着钱不能及时贷出去，烦恼；贷出去不能及时收回本息，还是

烦恼；收回来后不贷出去，更烦恼；再贷出去更不易收回来，倍加烦恼；不得已而打官司，尤其烦恼；打赢了官司还是收不到钱，更是莫名地烦恼！头发烦掉了，胡须烦白了，内伤七情，外感六气，忧思过度，邪气攻心，最终导致气血失调、恶疾缠身！”邦立的这段“烦恼歌”写在《病中的反思》一节中，道出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欠款的比催账的更有理，“黄世仁得向杨白劳下跪”。邦立病倒了，只是个人的不幸；而如果我们的国家因大量坏账、呆账而“气血失调”病倒了，那是整个民族的灾难！邦立历来“报喜不报忧”，而他在大病之后一改常态，写出了心中最大的忧虑。警惕呀，每一位国民！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前车之鉴难道还少吗？邦立的“烦恼歌”是对金融秩序的警示，是他对社会的忠诚。

作者的名字比汉高祖多了一个“立”字，他常自谑说：多个立没用，怎么也立不起来。纵观邦立这段三十年生涯，他确实不是什么傲然屹立的英雄，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一位平凡百姓。然而，正因为平凡，就像我们经常见面的邻居、同事、熟人，所以他的喜怒哀乐牵着我们的心。原来，我们需要崇拜圣贤之外，还需要互相的关爱。平凡人从平凡人身上能感受更真切的经验，引发更深刻的思考。这是我读《我是“四不像”》后的感觉，相信大家读了此书也会有这种感觉。

1999年3月20日晚

于深大新村寓所

写在书前

时下出书的人非常多,自传,回忆录几乎日有问世。作者不是党政前辈,就是学界名流;不是商界巨子,就是文艺体坛红星。普通公民如我者,为什么也来凑这个热闹?就因为我还没有读过一本升斗小民回忆自己在几十年沧桑中所见所闻的书。我想,大家都生活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说不定小人物的经历更能以小见大呢。

刚刚过去的 1998 年,在我个人来讲是十分难忘的。这年初,突然发现我腹部患了肿瘤,很快到医院动了手术。医生开了一张让我

全休半年的出院证明。我在肚皮上添了一个22厘米长的伤口,体重下降了十多公斤后,深感从今以后已是“二次人生”。我想,何不利用病休的时间来总结一下“前度人生”,写一本回忆自己在几十年中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书,也许会有点意思。

1968年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我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毕业生。1968年“文革”中被分配到农村。在农村八年,我基本上是在小学里教书。“三中全会”以后,我便成了典型的“学非所用”的知识分子。我也是趁这个机会离开农村,回到大城市的。之后的二十年,当然一切都比在农村好多了,但“学非所用”的状况仍然无法改变。因为我学的这种语言,需要的地方实在太少。我不得不学着去干其他工作(我好歹还有一年多用上了印度尼西亚语,比起我的那些一直与所学专业无缘的同学来,尚要好一点)。我这三十年间的经历颇多变化,其中自然有值得记忆的地方。尤其是近几年的工作经历,更是让我体会到了转型期社会的五花八门,并非形势一派光明。

1998年,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我早已与阔别了30年的老同学们约好,5月4日那天,一定要在魂牵梦绕的校园里重聚。这个夙愿圆满地实现了。百年校庆,百年一遇。尽管那天我在燕园不过逗留了十三个小时。可这三十年离别换来的十三小时又是何等地珍贵!当然值得一记。

1998年,还是我的母亲去世三周年祭。古人丁忧,庐墓三年。三年期满,就算守孝正式结束。可我如今对母亲的思念,却是有增无已。病中怀旧,最忆的便是我九泉之下的母亲,所以我也要写出对母亲的怀念。

三十年已一晃而过,当年的天真学子如今已鬓霜背驼,青春不再。三十年中,我做过兵士,当过教师,任过翻译,还忝为什么“经理”。结果是一事无成,半生烦恼。我们这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际遇

如我者恐不在少数，那我这本书就叫《我是“四不像”》吧！希望读到这本书的朋友能多少有点得益。

刘邦立

1999 年 7 月 16 日

目 录

序	郁龙余 (1)
写在书前	(1)

第一章 芦荡 800 天

1. 夹着尾巴赴军垦	(1)
2. “大学”藏在芦荡中	(5)
3. 第一笔工资	(7)
4. 朱毛的老乡	(9)
5. 留洋生的大皮帽	(10)
6. “储备生”——资格最老的学生连战士	(13)
7. 割稻与诗歌	(15)
8. “布依族”与“四不像”	(17)
9. “空降特务”	(19)
10. 每周都要“南征北战”	(21)
11. 清理阶级队伍	(22)
12. 在冰水中育秧	(25)
13. 《再教育赞歌》	(27)
14. “美国人上月球了!”	(29)

15. 一对恋人	(31)
16. 海外回来的女猪倌	(33)
17. 我的梦呓	(34)
18. 当了火头军	(36)
19. 猪通人性?	(38)
20. “征途常把草泊忆”	(40)

第二章 芦山八年整

21. 北京背回猪油渣	(43)
22. 又进“学习班”	(45)
23. 老僧有言	(48)
24. 雨城逢郑君	(50)
25. 表哥表嫂	(51)
26. 出了芦荡 进了芦山	(53)
27. 清源小学	(55)
28. 老牌大学生	(58)
29. 黑板上做化学实验	(59)
30. 一天只吃两顿饭	(61)
31. 她从澳门来	(62)
32. 初识吕宗信君	(63)
33. 没有澡堂的县城	(67)
34. 色目人马老师	(68)
35. 胡风关在这里	(70)
36. 狗肉宴	(71)
37. 我是康德?	(75)
38. 喝“血汤”	(76)
39. 辛酸的腊肉	(78)
40. 女朋友十谈十不成	(80)
41. 终于来电了	(82)
42. 一锅猪食	(83)

43. 出山去旅游	(85)
44. 木料论斤卖	(92)
45. 恋爱了一场	(96)
46. 当了阅卷官	(106)
47. 肚皮上挨一刀	(107)
48. 母亲来芦山	(109)
49. 时来运转	(111)
50. 好事多磨	(116)
51. 告别芦山	(118)

第三章 在原子核研究所

52. 研究“原子弹”	(125)
53. 编译论文集	(127)
54. 第一次乘飞机	(131)
55. 重游北大	(133)
56. 妻毕业,儿出世	(135)
57. 送别郑君	(137)
58. 一间半房子	(138)
59. 和尚大哥圆寂	(139)
60. 好梦难圆	(141)
61. 谈吃小品	(146)
62. “恶补”英语	(149)
63.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152)
64. 考上长江企业公司	(153)

第四章 从“长江企业”到“长江信托”

65. 腰缠千元下广东	(157)
66. 美国行	(161)
67. 行李被美国人扣下	(169)
68. 热闹的洽谈会	(171)

69. 合资经营部	(173)
70. 蜀港铝业有限公司	(176)
71. “大长江”与“小长江”	(178)
72. 汉诺威博览会	(182)

第五章 派驻香港

73. “八·八”出发,定要“发发”	(187)
74. 般含道住宅	(195)
75. 铜锣湾上班	(196)
76. 请我“饮茶”	(198)
77. 振康公司	(199)
78. “天龙宿舍”	(203)
79. 算命的印度博士	(205)
80. 节假日难过	(208)
81. 蛇口访故人	(209)
82. 重逢杨老师	(211)
83. 看望季先生	(213)
84. 在香港逛书店	(216)
85. 办了一家合资公司	(217)
86. 母亲游香港	(220)
87. 杨振宁教授	(223)
88. 新人新举措	(225)
89. 被“炒鱿鱼”	(228)

第六章 借调去印尼

90. 离开香港之后	(233)
91. 谋调深圳	(236)
92. 金老板去世	(240)
93. 我用上了印尼语	(241)
94. 豪华的工棚	(244)

95. 初识雅加达	(246)
96. 使馆遇学长	(247)
97. 两种台湾同胞	(249)
98. 朴实的西北汉子	(251)
99. 司机加曼	(253)
100. 魔法修车	(255)
101. 中印(尼)合璧的仪式	(259)
102. 半份华文报	(260)
103. 爪哇——世界著名人口大岛	(262)
104. “八·八”发电	(264)
105. 反华风波	(266)
106. 推销小组	(268)
107. 又见香港	(272)

第七章 信贷部经理

108. “红庙子”与“借船出海”	(275)
109. 出掌信贷部	(278)
110. 旗开得胜	(279)
111. 到处拉存款	(282)
112. 宏观经济调控	(283)
113. 古龙传呼台	(285)
114. 神奇的“人参果酒”	(289)
115. 折了几十万,还算“运气好”	(293)
116. “八亿美金”	(300)
117. 母亲的临终告诫	(302)
118. 可恶的周争	(305)
119. 愧对同仁	(313)
120. “改任”副职	(315)

第八章 患病前后

121. 贷款难收	(320)
122. 官司难打	(323)
123. 重逢王地山	(325)
124. 北大来信	(327)
125. 发现了大病	(328)
126. 都来看“犯人”	(331)
127. 又挨了一刀	(332)
128. 病中的反思	(335)

第九章 喜重逢

129. 又进西校门	(339)
130. “北大第一系”	(343)
131. 外文楼前	(345)
132. 四十楼前留个影	(347)
133. 回到了“老窝子”	(350)
134. 师生重逢 感慨万千	(352)
135. 盒饭一份	(354)
136. 语言天才	(356)
137. 又见季先生	(358)
138. 今天的阿芳	(359)
139. “汉子协会”大欢聚	(361)
140. 再游校园	(362)
141. 宴开川菜馆	(365)
142. 一曲《梭罗河》 双泪落千行	(366)
143. 夜阑人未静	(368)

秉笔直书的魅力(代跋)	王 征 (371)
-------------------	-----------

第一章

芦荡八百天

1. 夹着尾巴赴军垦

1968年9月5日早晨，北京火车站一个比较次要的月台上，静静地停着一趟列车。月台上除了一幅不大的红底白字写着“欢送外语毕业生赴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字样的横幅外，没有锣鼓，没有大喇叭，没有手执红绸、又唱又跳的红卫兵或工宣队，

更没有欢送仪式、讲话和口号声。总之，那个“火红的”年代惯有的宣传手段和喧嚣的气氛几乎都没有。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同系同学、同校学外语的其它系的同学，还有从古巴回来的学西班牙语语的留学生，从欧洲回来的学法语、英语和别的什么语的留学生，背着简单的行李，默默地走进火车车厢。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徐徐起动，向河北唐山方向奔去。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已进入“斗、批、改”的“改”阶段，也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旧教育制度”了。尽管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在大谈“红卫兵和革命小将是斗批改的主力军”，然而“红卫兵和革命小将”们心里都明白，已经没有自己的“戏”了。所以大家口头上也谈“斗、批、改”，实际上做的是“斗、批、散”，“斗、批、走”的思想准备。

走，朝哪儿走？路线已经定了：“四个面向”。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方向当时只有四个——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学农的，不消说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工的，到工矿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学医的、学师范的，都将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或参加“六·二六”医疗队，或教马背小学，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惟独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怎么“四个面向”呢？

本来，按照当时的思潮，管你是学什么的，一古脑儿轰下去就是了，又省事，又符合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学生物化学的研究生分配到人民公社供销社卖酱油、学西方哲学的本科生分配到深山林场当会计的例子，我们已经听了不少了。你学外语的有什么了不起，留过洋，讲得来西班牙语又有什么稀罕？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还找不到地方安下你西班牙这颗“牙”吗？西班牙“牙”可以安下，葡萄“牙”，印度尼西“牙”，还有别的什